

烟台故事·苏轼知登州功业⑪

苏轼登州的修身四为

吴忠波

海风裹挟着咸腥味，掠过登州城头。元丰八年(1085)初冬，苏轼面对墨迹未干的“登州谢上表”奏折，既为已有的前车之鉴而战栗，又为修为自身、“改邪归正”而作准备。他想起巡视丹崖、海岸时，那些石壁千丈、兀然焦枯的岛礁，挺拔矗立；被浪涛打磨得浑圆的弹子涡石，闪烁玉光。此刻，他的官服袖中，一只藏着一块五彩美石，一只还掖着半阙未完成的诗：“蓬莱海上峰，玉立色不改”。

云水萦怀

元丰八年(1085)，夏风掠过常州宜兴街巷，苏轼正对着案上的职官任命书出神、发呆。那薄薄的纸上，“知登州军州事”几个朱砂小字，似乎与之前数次的命书，仅是一字之差。这，似乎证明了，他是官复原职。

六月的蝉声突然聒噪起来，将刚安顿下来的苏轼惊醒。他提笔写下“苦要为官去”时，宣纸上已晕开一抹墨色，不知是否暗喻着人生如溪流，曲折难测。

赴任前的一个黄昏，他勒马荆溪河畔(荆溪县南)。但见暮云四合，一脉清溪蜿蜒，入叠嶂深处。沙汀上月色渐凝，白鹭单足独立的身影倒映水中，亭亭玉立。

忽闻一粗音回荡，老渔夫在芦苇丛中喃喃自语：“放着百亩良田美酒不享，何苦奔波为官？”这声诘问，亲切实在，常在耳边回响。落在《蝶恋花》那句“底事区区”中，却随晚风飘散在粼粼波光里，化作千古怅惘：

“云水萦回溪上路。叠叠青山，环绕溪东注。月白沙汀憩宿鹭。更无一点尘来处。溪叟相看私自语。底事区区，苦要为官去。尊酒不空田百亩。归来分得闲中趣”(《蝶恋花》)。

苏轼赴登州，七月中出发，至九月方到楚州(江苏淮安)。恰巧遇狂风，猛刮三日，河阻路障，驿馆的秋夜最是难熬。三更时分，苏轼拥衾独坐，听铜壶滴漏，声声催魂。

窗外秋风撕扯着梧桐残叶，声响却与五年前初到黄州时一般无二。案头烛泪与纸上墨痕交织，凝成凄怆，犹如“一枕相思泪”。此刻他尚不知晓，命运的转轮已在汴京悄然启动，礼部郎中的新任命(九月十八日)，正星夜向他驰来。

《蝶恋花·昨夜秋风来万里》：“昨夜秋风来万里。月上屏帏，冷透人衣袂。有客抱衾愁不寐。那堪玉漏长如岁。羁宦留连归计未。梦断魂销，一枕相思。”

泪。衣带渐宽无别意。新书报我添憔悴”。

十月来临，涟水(江苏淮安所辖)军衙署的古井旁，赴登州的苏轼停车下马，俯身掬起一捧寒泉。水中倒映他的鬓角，又添新霜，却比黄州时多了几分从容。赵晦之(赵昶，东坡守密州时为东武县令)见他凝视水面出神，笑问我曾见着“真君堂下”的玄机？诗人忽然朗笑，惊飞檐下栖鸽。那羽翅划过的弧线，恰似他笔下未干的墨汁，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。

《蝶恋花·过涟水军赠赵晦之》：“自古涟漪佳绝地。绕郭荷花，欲把吴兴比。倦客尘埃何处洗。真君堂下寒泉水。左海门前酤酒市。夜半潮来，月下孤舟起。倾盖相逢拚一醉。双兔飞去人千里”。

此三首《蝶恋花》词作，唯贴登州标签，留墨于苏轼赴任途中。其被迫接命的纠结，艰难而愉悦地赴任，超然面对的心路历程，于词中完整呈现。但朝廷任命不可违，他只能带着矛盾心情启程赶路。犹如一只钟摆，他倒向一边就对另一边耿耿于怀。

霜墨涤心

登州衙门的冬晨，苏轼呵开冻墨，笔锋在呈皇帝和朝廷表上迟疑游走。虽为例行公事，他却异常谨慎。

表奏中，他掏心窝子，向圣上表明心迹：“自贬囚生活受惊怕之后，忽然有民社乡村之任。不次受恩，除了落泪感激涕零，自己无话可说。敬谢！如今，对比因罪受贬斥六年的遭遇，却感到甜如五鼎之赐的珍贵。”

苏轼深知，“办事不周密就会失去职位，但我却没有保护自身的智慧。人不可以不学习，但我却有不知学习的愚昧”。(译自《知登州谢表》，下同)

“当时击鼓报冤，只求自己生活自由。在阳羡(宜兴)买些田地，决心了此一生。”苏轼解释，“哪想到在枯朽之年，又有幸得到了这样特别的恩宠。收回了惊散的魂魄，又得到了正常人的自由。洗掉了旧错，最终官复原职。这是由于幸遇了皇帝陛下——内行曾、闵之孝，外发禹、汤之仁。”

“日将出而四海明，春收到而万物苏。”苏轼说，“从朋辈之中看我的过错，或许认为臣是爱君之臣。从我的短处中寻找长处，知道臣还比较懂得地方的治理。把这样的特殊宠爱，很快安排到我这个毫无才干人的身上。”

“天生愚钝，学识浅薄。

心力已损耗于多难之遭遇，才干已无力自保。没法向上报答圣上的恩知，也难满足治下百姓的意愿。”(《登州谢上表》)苏轼写到“先帝在激起众怒必置死地的处境中保全了我的性命”时，笔锋突然打折，飞溅的墨汁在纸上绽开。

“我秉性迂腐愚拙，终生不改。将我谪官发配黄州，让我回去种田就已属万幸。岂料对我承奉宣扬，忽然成就我这枯朽无望之人的荣誉。”(译自《登州谢两府启》)

更漏声里，他摩挲着已经老旧的绿色官袍。近六年前乌台狱中，正是这双手颤抖着写下“百年未满先偿债，十口无归更累人”。(《狱中寄子由》)

此刻，苏轼距离那场灾难虽然远去，可铁链磨过腕骨，钝痛仍有发作，也会在某个冷夜隐隐袭来。

这次一经“表”白，他的心里舒坦多了。东海晨曦穿透窗纸，照见《登州谢上表》最后那句“没身难报，碎首为期”，分明看到其墨色，已映成赤胆忠心。

赤心映雪

元丰八年的孟冬，寒风在登州府衙盘旋。十月二十日，苏轼跪接圣旨，听到“礼部郎中”四字时，突然涌上莫名的酸涩——当年在狱中画押时，何曾想过一把枯骨，还能重沐天恩？哪有半年余时间，常州居住(二月)、登州知州(五月)和礼部郎中(九月)的“连升(动)三级”？

此时的苏轼，百感交集，也陷入深深的自责与反思之中。他想起，亲友的信札已多日低吟在案头。他也知道，自己最大的敌人，就是诗言惹祸。

官员画家、苏轼表兄文同(文与可，1018—1079年)的墨竹图旁，对他题着叮咛话语：“北客若来休问事”，弟弟苏辙家书里“慎交游”三字，被反复摩挲得起了毛边。

最刺目的是司马光(1019—1086年)那封短笺，这位政治家、史学家，竟用诊治口疮的药方，暗示祸从口出。他仿佛听到，妻子王闰之焚诗稿时，火盆里哔哩作响之声。

海风卷着《孟子》书页，停在“三日无君则惶惶”那句话上面。苏轼案头评价杜甫“一饭未尝忘君”(《王定国诗集叙》)的墨字，也已被泪水晕染。

苏轼经历起伏，得到先帝神宗(赵顼，1048—1085年)复职，陛下哲宗(赵煦，1077—1100年)提升，更觉得不易，也不可思议。特别是神宗皇帝临终前那道特赦手诏，“人才实难，不忍终弃”，八个字，

让他感受到来自朝廷的眷顾。

他狼毫迟钝，似乎在《登州谢宣召赴阙表》上艰难爬行。“臣是草野小生，雕虫末学。过去为仁宗朝做事，误蒙圣上慧眼提拔之恩。接着到神宗朝，也接受了优厚嘉奖之礼……”

须臾片刻，他冥思定神：“圣上之恩情，只应俯身随众，抑制自己的言论，屈服时势。为什么这么明了的事情，自己却不知晓，还要去劝谏不能实现的事情。屡遭责罚，实际上都是自己的原因。”

他又说，“由此拖延了时间，浪费时光在尘埃之事上。朝廷再用的希望已经灭绝，也造成自己一心期待着年老终死。幸遇皇帝陛下，自身像成王一样年幼，依仗太皇太后的贤德。辅以天助之才，训导日日进步的贤士。”(译自《登州谢宣召赴阙表》)

当奏表笔锋悬停一阵时，一切又恍如昨日，仁宗朝的琼林宴、神宗时的紫宸对，那些年少轻狂的策论，此刻都化作无尽的悔意。一时间，海雾漫进书房，模糊了《宣召赴阙表》上的墨迹。

此时，远处的鸡鸣清脆响起，惊起一群白鸥，向着汴京方向振翅而去。

沧海遗音

元丰八年(1085)，秋阳斜照进广陵(扬州)石塔寺新刷的白墙。此时，苏轼曾于扬州竹西亭所作《归宜兴留题竹西寺》，浮现于眼前：“十年归梦寄西风，此去真为田舍翁。”(元丰七年五一)

仅仅一年有余，苏轼又迎来了摇身一变。八月底，苏轼经过扬州石塔寺，与无择长老分别时，他在诗中表露出自己的隐逸思想，更加直白：“竹西失却上方老，石塔还逢惠照师。我亦化身东海去，姓名莫遣世人知。”(《余将赴文登，过广陵，而择老移住石塔，相送》)

蓬莱阁下，海浪拍打着的残冬。元丰八年十月中旬，苏轼上任履职。一日，登州人李大方打着父亲的名号来访，求诗。原来他是富郑公(富弼)之客、登州人李常之子，为其家门题榜书“遗直”。故而，苏轼才欣然赋诗《遗直坊》，像是教诲，又似共勉：

使君不浪出，羔雁亲叩门。先生但清坐，薤水已多言。当时邦人化，市无晨饮豚。岁月曾几何，客主皆九原。鲁经有余叹，楚些无归魂。我作遗直诗，过者式其藩。

大意是，使君(李师中)不

轻易出行，却有人携羔雁登门拜访。先生(李常)只是静坐不言，清贫生活已替他诉说风骨。当年他治理一方，民风淳朴，市集晨无卖注水食肉。可叹岁月匆匆，如今主客皆已长眠九泉。《鲁经》(《论语》)尚存未尽的感慨，楚地招魂也难以唤回故人。我写下这首《遗直诗》，愿后人经过时，仍能肃然致敬其门庭。

五日的知州任期，短过一场严冬潮汛。这天，苏轼在府衙后院，拾起一枚被海浪磨圆的卵石，正在把玩。忽然间，举子们已捧着《留别登州举人》的诗笺，候在仪门外。

“莫嫌五日匆匆守”，他笑着将卵石抛向水潭，荡起涟漪一片。那石子在半空划出的弧线，恰似东汉末年名将太史慈(东莱黄县人，166—206年)，当年射向敌阵的箭影。而今化作“乐职诗”里的墨痕，在宣纸上激起千年回响。

《留别登州举人》：身世相忘久自知，此行闲看古黄睡。自非北海孔文举，谁识东莱太史慈。落笔已吞云梦客，抱琴欲访水仙师。莫嫌五日匆匆守，归去先传乐职诗。

登州的海风，吹到了《奉和陈贤良》(《东坡全集》卷二十九)诗稿上。苏轼此时正望着“三山”“神仙地”的蜃气出神。福州籍陈旸(贤良)以“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”入仕，苏轼与之交好，并通过诗歌寄情铭志。

《奉和陈贤良》：不学孙吴与六韬，敢将驽马并英豪。望穷海表天还远，倾尽葵心日愈高。身外浮名休琐琐，梦中归思已滔滔。三山旧是神仙地，引手东来一钓鳌。

其中，驽马、葵心、浮名、归思，都在这钓鳌的姿势里，凝成中国文人骨子里最硬的钙质。

元丰八年冬月，轻雪编织着西海岸的银色官道，苏轼的车马从登州启程，压出一行行歪歪扭扭的车辙。半年余积累、五天治州的文书，尚带着海盐气息。这些执政成果，已与车驾内三状初稿的墨香，交织成特殊的印记。

他频频回首，望着渐成青痕的海岸线。当最后一座烽火台隐入海雾，他将“忠君爱国”四个字深深地记入脑海。他如登州海畔的立石，任凭潮汐冲刷，而巍然屹立；他似官道雪路的骏马，任由狂风抽打，而驰骋狂奔。

今天我们回望苏轼，在叠化着登州映像的史册间，一个北宋士大夫、登州“父母官”的修为和家国情怀，早已穿透千年时空，为我们投下长长的、瑰丽斑斓的身影。